

法兰克福学派之大众文化批判理论

高新梅

(安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摘要: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以其深刻性和批判性产生了深远影响。文章分析了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商品性、相似性、欺骗性、操纵性等批判,强调了其对当时大众文化的反文化、反大众本质批判的深刻性。并在此基础上强调要用历史的眼光看待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这样才能感受到其理论的深刻,并避免批判对象的错位。

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文化批判;大众批判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750(2010)06-0034-03

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形成后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但也遭到了许多质疑和批判。质疑和批判本无可厚非,因为任何理论都有其盲点。但要客观地评价一个理论应该用历史的眼光,而不应该站在新的历史环境下进行错位的批判。本文从历史的角度分析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所理解的大众文化是什么呢?为了消除人们把他们研究的大众文化理解为当前最流行的文化形式并为大众服务的通俗文化,于是该学派在《启蒙辩证法》中用“文化工业”代替大众文化,所以他们研究的大众文化就是文化工业。具体来说,法兰克福学派所理解的大众文化是凭借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大规模地复制、传播文化产品、文化商品的娱乐工业体系,它产生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家以制造和传播相似的、非创造性的、操纵性的大众文化商品为手段和载体,通过电影、广播、杂志、电视等多种普遍有效的途径送达消费者,供其消费,进而达到获取高额利润、财富和操纵大众、维护极权统治的目的的文化。可见大众文化是历史的产物,法兰克福学派是从文化工业的层面来认识大众文化,这也是其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特别之处。总体说来,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可以概括为两大方面:文化批判和大众批判。

一、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之文化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文化批判主要表

现在:

第一,大众文化向商品性的屈服。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在现代科技发达的世界里,大众文化呈现出商品化的趋势,具有了商品拜物教的特征。文化具有商品性这在之前就已经存在,但是人们生产文化产品的直接目的不是利润,人们进行文化商品交换的目的是文化产品的使用价值,文化仍然没有丧失自身的独立自主性。而法兰克福学派所批判的大众文化的商品性则是新的情况:“艺术今天明确地承认自己完全具有商品的性质,这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但是艺术发誓否认自己的独立自主性,反以自己变为消费品而自豪,这却是令人惊奇的现象。”^[1]也就是说,为了利润大众文化自愿向商品性屈服。以前的文化毕竟还能及时地对人们生于其中的不合理现状表示抗议,而大众文化则完全“适合”、“服从”这种现状,被社会整合了。文化工业的全部动机都在于把利润的追逐投放到各种文化形式上。这种彻底向利润屈服的大众文化已经完全没有了真正文化所具有的对现实的批判性和超越性。

第二,大众文化都是相似的。为了追逐利润,大众文化就要迎合市场,需要大批量生产,于是出现了都是相似的大众文化。当然这种批量生产、复制、模仿的实现,现代科技和大众传媒是“功不可没”的。法兰克福学派学者见过文化工业的整个生产过程,发现它们的结构都是由工人生产出来的框架结构,因此它们都是相似的或者说是一致的,

收稿日期:2010-10-13

作者简介:高新梅,女,安徽蚌埠人,硕士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发展。

是标准化、程式化的。比如“不但颠来倒去的流行歌曲、电影明星和肥皂剧具有僵化不变的模式，而且娱乐本身的特定内容也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它的变化也不过是表面的变化”^[2]，即都是相似的。而真正的艺术品应该具有不可替代的个性，是不可复制的独创。但是现代艺术品却是从形式到内容都是越来越相似的大众化商品。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此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描述：“现在一切文化都是相似的。电影、收音机、书报杂志等是一个系统。每一领域是独立的，但所有的领域又是相互有联系的。甚至政治上的对手，他们的美学活动也都同样地颂扬铁的韵律。装潢美观的工业管理组织机构在独断的国家与其他国家是一样的……从宏观上和微观上所表现出来的统一性，说明了人民所代表的文化的新模式：即普通的东西与特殊东西之间的虚假的一致性……管理者根本不再注意它们的形式，它们表现的越是粗野，它们力量就越是强烈。电影和广播不再需要作为艺术。”^[1]大众文化这种相似性的直接结果就是艺术品所应包含的个性和深度的丧失，这种无个性的大众文化从本质上是一种反文化，因为真正的文化应该是张扬个性的具有创造性的，而不是泯灭个性的模仿性的大众文化。

第三，大众文化的奴性。大众文化的奴性也就是说大众文化作为统治阶级的御用工具，用来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大众文化用其谄媚的嘴脸粉饰、遮蔽其主子的所有东西。简而言之，大众文化成了统治阶级最主要、最重要的意识形态工具。法兰克福学派认为真正的文化应该是具有反抗维度、批判维度的，可是当下的文化工业所做的却是对现实社会所有一切的认同和辩护，表现出对统治阶级的奴性。例如，文化工业总是习惯在热闹的地方表现悲剧，并公开宣传悲剧是无法控制的。尤其是悲剧电影变成了进行道德劝善的手段，而同时又宣扬社会的强大，人们只有逆来顺受才能有所依靠。它无时无刻不在宣扬社会现状的合理性。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商品性、相似性、奴性都不应该是真正文化所具有的，所以他们对此进行了猛烈的批判。

二、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之大众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主要表现在：第一，大众文化欺骗大众。首先，大众文化通过广告欺骗大众、诱惑大众消费。阿多诺指出，现代工业社会中，不仅报纸杂志、电影剧本，而且那些生搬

硬套的廉价传略、胡编乱造的通俗小说以及颠来倒去的流行歌曲，在发行之都预先进行了广告宣传。到处都充斥着同样的广告介绍和推广人民使用某种文化工业产品的技术、心理状态和心理体验；到处都宣传奇特但又令人相信的、轻松但又印象深刻的、富丽堂皇但又朴素的，吸引要求不同的大众的广告。^[3]它让大众相信，要想生活，就离不开文化工业产品，为了克服无所事事和麻木不仁的精神状态，就必须消费文化工业产品。其次，大众文化通过不断向大众许诺来欺骗大众。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说：“文化工业通过不断地向消费者许愿来欺骗消费者。它不断地改变享乐的活动和装潢，但这种许诺并没有得到实际的兑现，仅仅是让顾客画饼充饥而已。需求者虽然受到琳琅满目、五光十色的招贴的诱惑，但实际上仍不得不过着日常惨淡的生活。同样的，艺术作品也不能兑现性爱。但是由于艺术作品把不能兑现的东西表现为一种消极的东西，它就似乎又贬低了欲望，从而对不能直接满足欲望要求的人，是一种安慰。”^[1]笔者认为，大众文化的这种许愿似的欺骗，其实是一箭双雕，对其能兑现的许愿，例如，可以使工作一天后身心疲惫的人在文化“享乐”中得到放松和安慰，丢掉一切现实的烦恼。而长期的“丢掉”最终是逃避对现实的反抗，当然这也是大众文化的许诺想要达到的真正目的。而对其不能兑现的许诺，它明确告诉大众这是不该有、不能实现的愿望，大众以后也不必再提。不兑现这些愿望是手段，告诉人们哪些愿望不能提出和兑现才是其真正目的。再次，大众文化通过娱乐活动欺骗大众。作为文化工业产品的艺术作品，已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了，它们就像公园一样，仅供人们娱乐消遣。尽管娱乐消遣活动完全是无拘无束、自由地进行的，但它们带来的欢笑却成为骗取幸福的工具，因为这里的“享乐”意味着全身心的放松，头脑中什么也不想，忘记了一切痛苦和忧伤，就像是麻醉针的效果。可是这里的享乐是以无可奈何为基础的。可见，这种享乐按阿多诺的话说，其实就是一种逃避，“但是不像人们所主张的逃避恶劣的现实，而是逃避对现实的恶劣思想进行反抗。娱乐消遣作品所许诺的解放是摆脱思想的解放，而不是摆脱消极东西的解放。”^[1]结果，大众没有了自己的思想，沉浸在“幸福”的生活中，大众文化彻底剥夺了大众的思想、情感、主体意识，消除了大众的理想。

第二，大众文化摧残大众的个性、主体性。大众文化的相似性、标准化，本身就破坏了艺术作品

的反叛性,使得一切文化都表现为一种风格,或者说没有风格。因此可以说,从文化工业生产到文化工业产品都不是为了人,更多的是为了消费,而且这种生产又完全是标准化的。结果就是,文化工业不断提供的“新”东西永远是雷同的,而大众面对的就一直是这种不断出现的相似的东西,他们不得不接受文化制作人提供给他们的东西,后果就是文化工业既扼杀了艺术创造者的个性和创造力,又扼杀了艺术欣赏者的自主性和想象力,于是大众的个人也就逐渐丧失了。因此,阿多诺断言,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个人得到了发展,但同时技术的发展使个人的每一种进步又是“以牺牲个性为代价的”。

商业性、相似性、奴性、欺骗性的大众文化不仅使大众成为无个性的人,还使大众的主体性逐渐丧失,成为社会、统治阶级的附属物。一方面,大众文化生产的目的一开始就不是大众了,大众只是文化工业生产的客体。表面上看,到处都充满大众文化,人们可以自由选择,主体性很强,但实质上却是人们只能进行一种选择:要么参与其中,要么避而远之。而现实却是要想避而远之这种选择几乎又是不能实现的,大众就这样逐渐被大众文化洗脑,在其欺骗下失去了自己的思想、理想,失去了作为人的主体性。人们以一种理所当然的眼光去对待大众文化,不是把文化当做人之制品,而是把它当做一种无法回避的大自然去呼吸它。故此人们意识不到文化是被撰写的,它可以被重新撰写。就如同他们意识不到他们具备成为有坚定主见的文化解读者的素质,能够抵制文化所制作的世界影响。^[4]可见,大众文化是反个性、反主体性的文化,它对人的危害是严重的。

第三,大众文化对大众的操纵。前面分析了大众文化的奴性,而大众文化奴性的实现就需要去支配大众,因为文化如果不能支配、操纵“人”,它的意识形态功能也就无从谈起。而且批判大众文化对人的操纵和压抑以及对现存社会秩序的辩护也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大众文化的最终目的。大众文化通过大众传媒把约定俗成的思维方式、价值观

念等都当做合理的东西强加给大众,从而成功地操纵了大众。大众文化已经成为一种特殊、安全、好用的操纵、统治方式。而且这种操纵是无所不在的,它“影响人们傍晚从工厂出来,直到第二天早晨为了维持生存必须上班为止的思想”。可见大众文化对人的操纵无论从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是其他操纵形式不能比拟的。统治阶级运用大众文化按其统治需要把大众塑造成为其想要的样子。大众就如木偶一样被操纵着,大众文化就如毒品似的支配着大众。即使有人想摆脱这种操纵,可在这样的大众文化氛围中,人们对现存的反抗是无效的,因为原本最具创造性的文化也已走向了异化,成了操纵、压抑人的力量。文化异化相比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异化,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它进一步说明了发达工业社会人的异化的严重性。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这种操纵性的批判亦是彻底的。

从以上分析可见,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是彻底的、深刻的。他们立足现实,针对当时大众文化对文化本身以及对社会进步造成的严重危害,对大众文化进行了猛烈而彻底的批判。因为当时大众文化的负面效应是主流,所以法兰克福学派对它的批判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和理论意义。我们不能站在新的历史环境下批判它,指责它所谓的越来越严重的理论危机,因为这种指责是不历史的,对它也是不公平的。更何况它的批判精神和理论创新精神仍是今天任何理论都应该学习的。

参考文献:

- [1](德)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M].洪佩郁,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 [2](德)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M].梁敬东,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 [3]王凤才.批判与重建——法兰克福学派文明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 [4](美)阿格尔,B.作为批判理论的文化研究[M].1992.

责任编辑:王彩红,陈强